

尼加拉体系：理解东南亚 国际关系的新视角*

张帆 【加拿大】杨潇

【内容提要】 在东南亚，“尼加拉（神圣的城）”一词指代国家、首都、城市、村镇及更基本的政治单元，也用于描述古代东南亚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政治形态及权力运作方式。通过发掘东南亚的地方知识，作者尝试从文化路径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首先，从思想来源、内涵与构成以及运作机制三方面对东南亚本土文化概念尼加拉进行解析。尼加拉的思想来源为东南亚的神王文化。作为政治单元，尼加拉的权力中心一般为被视为拥有神性的国王。其运作机制为在神性会自然衰降的条件下，尼加拉的中心通过仪式和模仿等方式来维持或提升神性。其次，对学术界现有的几种理解前殖民时期东南亚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模型进行对比。最后，从尼加拉这个本土概念中抽象出中心点与象征性权力，分别将其视为分析古代东南亚体系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体系中各个层次的中心点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会导致战争或和平，而其结果最终将导致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上升、维持现状和下降）。多中心的尼加拉体系是一种新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它对古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动态和变化的解释比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及曼陀罗体系更有力。这一视角不仅可以对古代东南亚国际体系进行解释，也能为当代东南亚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关键词】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东南亚；尼加拉体系；中心点地位；象征性权力

【作者简介】 张帆，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 邮编：510632）；杨潇（Xiao Alvin Yang），德国卡萨尔大学博士候选人。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0)11-0089-28

* 本文初稿曾在第十三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东南亚国际关系与秩序：从前殖民时期到后冷战时期”专题中宣讲。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承担。

一 引言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单位多为主权国家,而东南亚的主权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形成。那么主权国家形成以前的东南亚有无本土体系?如果有,它由什么单元构成?单元的特征及内在机制是什么?由这些单元构成的东南亚体系是什么样的?它与既有的曼陀罗体系有什么异同?上述问题与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non-western IR theory)有着紧密联系,本文将从文化路径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呈现的美国中心主义。这些理论多是根据美国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建立起来的,^①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甚至把国际关系学称为“一种美国社会科学”。^②2010年,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与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其合编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视角》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③该问题促成了全球国际关系研究(Global IR)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也有学者反对全球国际关系这一概念,而提出世界化(worlding)的概念,^④认为在全球存在不同的世界,尽管它们奉行不同的规则,但均为真实的存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开始从本土文化中汲取灵感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⑤不少中国本土的国际关系理论也相继出现:秦亚青提出了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通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概念、中庸辩证法分别重建了国际关系本体论与认识论;^⑥阎学通从先秦思想中提炼出政治领导力(political leadership)等新概念与新变量

① Ole Wæ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687-727.

②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106, No.3, 1977, pp.41-60.

③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0.

④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Worlding Beyond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David L. Blaney and Arlene B. Tickner, “Worlding, Ontological Politic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Decolonial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5, No.3, 2017, pp.293-311.

⑤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4, 2014, pp.647-659.

⑥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33-47.

来创建自己的理论。^①

中国的邻居东南亚也拥有独特的文化与历史积淀,与东亚和南亚都有所不同,遗憾的是这些特质目前还未被国际关系学界充分发掘。一直以来,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都被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所主导。^②目前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东南亚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传统路径:制衡(balancing)、^③追随(bandwagoning)^④和对冲(hedging)。^⑤众多学者已对这三种路径进行了详细的评判。^⑥实际上,制衡和追随均基于现实主义角度,通常将东南亚作为中美博弈的舞台和争夺的对象,^⑦而忽略了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及彼此间互动。这体现了现实主义只关心大国政治的弊端。欧洲学者在研究东南亚则时常套用欧洲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和经验,^⑧如从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和扩散(diffusion)视角进行研究。^⑨

东南亚研究在中国多被视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的门前徘徊。虽然有些中国和西方学者使用曼陀罗(Mandala)这一概念来解释东南亚邻近国家间的互动

① Xuetong Yan,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Xuetong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Anchalee Rüländ, "Constraining Structures: Why Lo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Southeast Asia Is Having a Hard Time," in Ingo Peters and Wiebke Wemheuer-Vogelaar, eds.,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midst Divides and Divers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107-129.

③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4, No.3, 2008, pp.489-518; 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7, No.2, 2005, pp.305-322.

④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 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2008, pp.113-157; Alice D. Ba, "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9, No.2, 2006, pp.157-179.

⑥ Steve Chan, "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 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2, No.3, 2010, pp.387-412;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3—4页;温尧:《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一项理论探讨》,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6期,第4—6页。

⑦ Donald E. Weatherbe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David Shambaugh,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2, Issue 4, 2018, pp.85-127.

⑧ Ernst B. Haa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5, No.3, 1961, pp.366-392.

⑨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Grand Theories of Integr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6, No.8, 2019, pp.1231-1252; Anja Jetschke and Philomena Murray, "Diffus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EU and Southeast Asia,"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5, No.1, 2012, pp.174-191.

关系及权力分布,^①但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逻辑中,且国际体系层面的理论建构缺乏相应的解释机制与逻辑链条。本文认为,建构东南亚本土国际关系理论能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增砖添瓦,也可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示。下文将分四个部分来回答文章最初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二部分将从东南亚的本土文化概念尼加拉(Negara,也写作 Nagara, Nagari)的思想来源、内涵与构成、内部运作方式三方面切入来理解古代东南亚,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地方性的文化都具有不同的逻辑起点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且其影响具有持久性,因而在探讨国际关系时不可回避。其二,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去殖民化解构。在第三部分中,尼加拉与曼陀罗从不同的视角对前殖民时期具有宗教和神话色彩的东南亚社会进行了探究,分别从思想源流和体系层面对二者进行对比。第四部分从尼加拉概念中抽象出中心点与象征性权力两个概念,将它们作为因变量与自变量来重建东南亚的国际体系,并运用到对东南亚古代战争与和平的分析中。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进一步思考本文提出的新理论视角对当今东南亚研究的意义。

二 尼加拉:印度与东南亚文化混生后的本土概念

本文认为,古代东南亚虽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但并未被完全印度化。尼加拉的核心思想是印度文化与本地泛灵文化结合后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它有别于印度文化。虽然16世纪以后伊斯兰文化的进入逐渐改变了该地区的主流文化,但这些本土文化观念至今仍然保留在东南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相较而言,曼陀罗基本保留了印度文化中的核心世界观。

(一) 思想来源:东南亚神王文化

尼加拉与古代东南亚的神王政治(Devarāja)密切相关。印度文化传播到东南亚之后发生本土化,与当地泛灵信仰融合形成了古代东南亚的神王崇拜(信仰)文化,即东南亚的王国是通过国王建构起来的,而国王是通过神灵赋予的神力建构的。国王的神性是王权是否具有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标志。这一现象在9世纪初至14世纪前半叶

^① 参见 Siskaa Lund, "A Mandala for the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stem," *Culture Mandala*, Vol.6, No.1, 2003, pp.1-12; Rosita Dellios, "Mandala: From Sacred Origins to Sovereign Affairs in Traditional Southeast Asia," *Culture Mandala*, Vol.13, Special Issue 3, 2019, pp.1-17; 吕振纲:《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28—38页。

最为典型。^①神王文化受到印度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种姓制度。在印度教中,世间万物都与“梵”(宇宙中最高普遍原则,一切存在的终极原因)^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理念体现在社会等级秩序上就是种姓制度,依据种姓来划分的仪式义务/权利以及婆罗门的地位是印度教的根本原理。^③印度教传入东南亚后,只有婆罗门和刹帝利两个种姓在东南亚广泛流传。^④婆罗门为祭司群体,刹帝利一般代表王室的统治阶级。国王的神力并非与生俱来,必须通过祭司主持仪式而获得,这是神王文化重要的特征。^⑤此外,这两个种姓在大众之上形成了一个单独的阶级,代表知识阶层和文化,^⑥在东南亚的众多政治实体中都处于权力的中心位置。因此,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的联姻十分常见。

其次是王权观念。梵文传入后,当地社会中所没有的王权和道德等概念被梵文中的内涵所填充。东南亚的神王观念主要来自吠陀经典、佛教传说以及印度的普遍君主或称转轮圣王(Chakravarti)概念。有两方面的现实需求促进了神王观念的产生:一是世俗生活的需要,如战争、抢夺人口资源等;二是恢复正法的需要,即人类社会的混乱与堕落需要具有超自然品质的国王来挽救,国王本身就被视为神灵。^⑦

最后是印度宗教的相关概念。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国王的名号发生改变,直接采用印度宗教中的神灵名号,或是把名字与神灵的称号结合在一起;其二,用印度经典如《往世书》《罗摩衍那》中的英雄人物指代东南亚的国王;其三,对国王人格与品德的要求与佛教中大德一样;其四,建造以神王为中心的建筑群和城市,其名与印度宗教相关。^⑧

① O.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pp.15-20.

② Poola Tirupati Raju, *Idealistic Thought of India*,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p.426.

③ 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④ G.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8页。

⑤ 在印度教中,婆罗门与刹帝利在宗教与世俗两个领域各为领导者,前者以维护正法为责,后者代表的是一种实际属于私人的利益。正法规定了世俗世界的社会秩序,而王权是为维护这一秩序存在的,因而合法的王权必须通过婆罗门的仪式后方可获得。参见扎草曼、张原:《阶序格局下的祭司与国王——评路易·杜蒙的“古代印度的王权观念”》,载《民族学刊》,2015年第5期,第41页;张驰:《印度文化中的真理与政治》,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62页。

⑥ G.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208页。

⑦ 张红云:《东南亚神王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⑧ 如柬埔寨意为印度圣人柬埔寨(Kambuja)之属地,泰国的彭世洛(Phitsanulok)府意为“毗湿奴的天园”,室利佛逝(Srivijaya)意为“神圣的毗湿奴”,北大年(Patani)意指“贝叶”(一种抄写佛经的树叶)。参见金杰:《泰国宗教文化中的印度教元素探析》,载《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2期,第79页;郭莲花、梁秋梅编:《回顾与前瞻:马来西亚佛教》,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2010年版,第81页。

1. 尼加拉的内涵与构成

“尼加拉”在梵语中意为神圣之城,用于指代领土、首都、王国、城市、村镇以及更基本的政治单元。泰国、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出土的碑刻中常出现该词,^①在当代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地仍将该词用于地名。学者们对尼加拉的内涵争论不已。乔治·赛代斯(George Coedès)认为它是土著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印度上层建筑;^②贺圣达认为它是塑造东南亚各种文明基本特征的最重要制度;^③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称其为“剧场国家(theater state)”,认为它在广义上是描述奉行神圣秩序原则的超地方政治权威和相关社会与文化形式的常见词;^④王铭铭则认为它含有关于超地方政治的三个本土观念:示范中心教条、地位下降观念和政治的表现观念;^⑤索尔马塞德·莫尔托诺(Soemarsaid Moertono)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 Anderson)认为它指的是中心首都将名字赋予了其统治下的领域,^⑥在没有永久边界的情况下,其约束力同“魅力”和“超自然权力”的质量有关,“这种权力集中在人的中心和统治者的财产上”;^⑦简·威斯曼·克里斯蒂(Jan Wisseman Christie)指出,尼加拉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中心的向心力来自中心与诸神世界之间的关系。^⑧

本文认为尼加拉由中心、边界和象征性权力三种元素构成:第一,尼加拉是一个内部具有多中心的中心(如图1)。每一个中心都有一位神圣权威者,权力以其为中心聚拢,权力的维系并非通过血缘或财富,而主要靠其非凡特性建立的人际纽带来维系。当其去世后,该中心原有的神圣权威将难以维持。各类中心的地位是相对的,视参照的中心而确定。当一个王国被视为尼加拉时,国王所在的城市被视为尼加拉内的最高中心;尼加拉王国内部存在尼加拉城市,对比最高中心可被视为尼加拉内部的中心;尼加拉城市的

① 参见 O.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1999; Roelof Goris, *Bali, Cults and Customs*, Jakarta: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1950.

② G. 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 32—67 页。

③ 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 19 世纪初》(下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7 页。

④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Bal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 p.129.

⑤ 王铭铭:《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52 页。

⑥ Soemarsaid Moertono, *State and Statecraft in Old Java: A Study of the Later Mataram Period, 16th to 19th Century*, Sheffield: Equinox Publishing, 2009, p.112; Benedict R. O'G. Anderson, “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 in Claire Holt,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Sheffield: Equinox Publishing, 2007, p.28;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 页。

⑦ Jan Wisseman Christie, “Negara, Mandala, and Despotism: Images of Early Java,” in David Marr and A. C. Milner,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Brookfield: Gower Pub. Co., p.66.

⑧ Jan Wisseman Christie, “Negara, Mandala, and Despotism: Images of Early Java,” p.68.

周围存在村镇及更基础的政治单元,可被视为次中心。这些层次不同的中心结构类似,只是层次高的中心在观念和物质两方面具有优势:在观念上,它的地位高于周边的中心;在客观物质层面上,中心拥有比周边更高、更精美的建筑和更宏大的仪式场面。第二,尼加拉的边界是模糊和不稳定的,其领土处于不断变化中。不同中心之间存在着大量不被控制或边界重叠的土地。现代地图像切蛋糕一样把土地用边界线分割开来,意味着界限分明、明晰的土地归属及土地的资源属性,但这些观念在古代东南亚并不普及。第三,尼加拉内的权力具有神圣性、象征性和仪式性的特点。神圣性是指尼加拉内部的合法性源自宗教神圣性;象征性是指中心权力的贯彻主要靠吸引力,并不通过实际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等强制性手段控制疆域和人口,它专注于一个大体上脱离实际政体中心甚至脱离治理本身的过程。^① 仪式性即在权力实现的过程之中,中心惯于使用仪式与表演来整合政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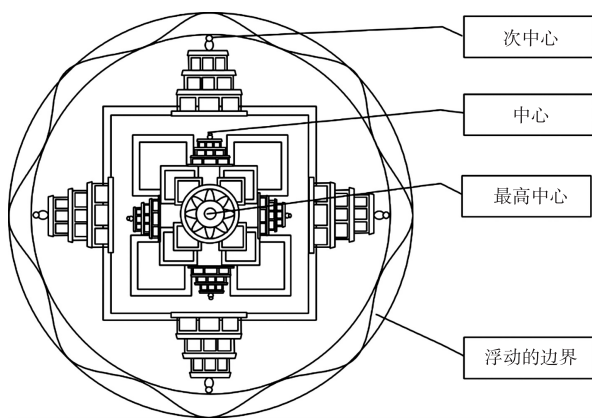


图1 一个典型的尼加拉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吴哥窟、婆罗浮屠的结构自绘。

尼加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古代东南亚的互动关系:首先,在国内层面,尼加拉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其次,尼加拉不一定是一个大国,也可以是小国或国内的一些城市、村镇及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如爪哇地区的瓦努(Wanua)或德萨(Desa)、菲律宾的巴朗盖(Barangay)、越南的村社(Thon Xa)以及泰国的勐(Mueang)等。例如,美国历史学家马丁·斯图亚特—福克斯(Martin Stuart-Fox)认为澜沧王国是一个松散地连接在一起的勐结构,^②勐是研究老挝古代史中重要的政治单元。最后,虽然许多尼加拉象征

^① 克里福德·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第123页。

^② Martin Stuart-Fox, *The Lao Kingdom of Lan Xang: Rise and Decline*, Banglamung: White Lotus Press, 1998, pp.14-15.

性地归属国王,但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比如,泰国历史学家苏奈特·朱廷塔南德(Sunait Chutintaranond)指出阿瑜陀耶并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省长的霸权从未成功地被消除。^①

2. 尼加拉运作机制

本部分将尼加拉视为一个分析单元,并尝试打开这个黑箱,从四个方面阐释其内在运行逻辑与机制。

第一,合法性的来源是神性。尼加拉的合法性来源并非现代西方的社会契约而是神性力量,神佛、精灵与祖先存在于超越世俗世界之上的神性世界是该地区共享的知识。不少国王都声称自己与某位神灵有血亲关系,以此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②他们对合法性的追求又与神性会自然衰降有关。

第二,神性会自然衰降。神性从形而上的世界呈现在世俗世界会经历一个自然衰降的过程,^③衰降呈现在两方面:其一,新一代对比上一代衰减。相对于诸神,国王的神性衰降;每一代新国王相比于上一任国王在声望、等级、地位、辉度和神力等方面均会衰降;与国王相比,国王子嗣的神性也依代衰降。其二,下一级中心对比上一级中心衰减,如相对于王室,其他地方首领的神性也在衰降,以此类推。为了对抗神性的自然衰降,尼加拉内不同级别的中心都需要通过追求神性获得合法性。

第三,统治者为合法性追求神性典范。追求神性典范的原因在于任意一个尼加拉中心都需要接近或超过上一级中心以更加像典范。典范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意象,反映超自然秩序,指代诸神的永恒世界也就是曼陀罗图案中所展示的理想世界,而尼加拉是此蓝图在现实世界中的映象(reflection)。^④在一个尼加拉内部,国王作为最高级别的中心,在建筑布局、装束、生活方式和仪式等方面都被认为最接近诸神。这其中暗含尼加拉内部存在的“普遍价值”,即通过对典范的追求而成为其真实存在。人类生活不过是与神性生活相似度高或低的模仿。因此,人们通过拥戴一个国王来建立一个

^① Sunait Chutintaranond, "Mandala, Segmentary State and Politics of Centralization in Medieval Ayudhya,"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78, No.1, 1990, pp.89-98.

^② O.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1999.

^③ 衰减、减少等也能描述这一过程,但没有“降”生动、形象。“降”能让人感受到从高空落下的神圣感,符合本文对尼加拉的理解,即该词具有观念高度与神圣性。2017年3月9日,贺照田教授做客“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海报上对他的介绍为“主要研究中国18世纪中叶以降政治史、思想史”。笔者与庄礼伟教授对此有过探讨,他认为历史书卷是人类将自身文明进行“降维”保存的一种实体,民国及民国以前的书用“以降”比比皆是,原因可能三个方面:一是敬畏历史,历史高悬在天,代代相传;二是崇拜远古美好华盛的理想社会,如尧舜时代和周公时代;三是敬畏祖先,王朝历史的时间观是降落的,《想象的共同体》提到的历史性的“神谕时间”也是如此。另外,“以降”与“由此上溯”同属一种历史观看方式。

^④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14.

国家,国王越完美,中心就越是典范;中心越典范,国家就越真实和繁荣。^①

第四,成为神性典范的具体机制主要是模仿和仪式。增加神性以接近典范或成为典范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模仿机制。由于神性的自然衰降,在这个机制中模仿者永远无法超越被模仿者。被视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国王在各方面都以最大努力来复制诸神的完美生活,致力于将其所在的世界形塑成一种至少可作为自身之至美的粗糙近似物以展现自己的神圣特性。^②他们被认为是神的映照物,随后其本人又成为被模仿的对象。模仿存在竞争关系,低层通过模仿高层的做法来缩短他们与高层之间的鸿沟,高层通过反模仿来加深自己和低层之间的鸿沟。二是仪式机制,这源于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婆罗门阶层因掌握吠陀神话与祭祀仪式而被认为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一切生物、诸神的精神就是祭祀,诸神本身也必须依靠祭祀才能求得不死”。^③只有通过祭司举行仪式才能将国王转化为一个偶像以及神圣力量与权力的化身。古代东南亚的政权大多没有明确的王位继承制度,老国王去世后,有资格和机会继承王位者不止一人。新国王为了证明自己是天定的王位继承人,常常通过仪式来展现这种必然性。^④

模仿/仪式与现代国际关系中对权力来源的解释不同,这是从文化角度对权力做出的解释。值得指出的是这也不等同于建构主义,因为建构主义祛除了神圣性这一因素,它将宗教的概念变成了某种思想,是一种世俗化的理论。比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把概念、身份和角色作为解释变量,把宗教作为一个子集归在一些解释变量下。^⑤本文则将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作为解释变量,将概念、身份与角色作为其子集。

至此,本文对尼加拉的概念及单个尼加拉内部的运行机制做了说明。本文认为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神性,而神性会自然衰降;为了维护合法性和抵抗神性的自然衰降,尼加拉通过对高级中心的模仿和仪式两种机制来增加自身的神圣力量。这形成了一个循环机制(如图2)。

①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124.

②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87—125页。

③ 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页。

④ O.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p.20.

⑤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pp.391-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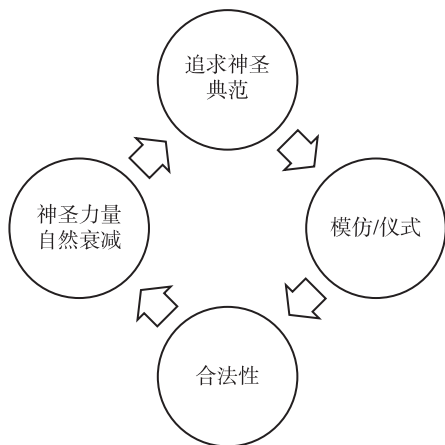


图2 合法性的产生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东南亚本土视角:尼加拉与曼陀罗

由于前殖民时期东南亚的国家形态、主权观念及文化环境都与当代不同,在考察古代东南亚时不能单纯套用当代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概念,而要考虑当时的社会特征。无论是尼加拉还是曼陀罗都想要在国王、神灵、神话和仪式所填充的古代东南亚世界中找到一丝规律,虽然两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同,但都是基于古代东南亚社会的特征所提炼的解释模型(explanatory model)。本部分将从前殖民时期东南亚的社会特征入手,先对尼加拉和曼陀罗进行思想源流上的辨析,再对学术界既有的一个尼加拉模型和两个曼陀罗模型进行对比。

(一) 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社会现象

尼加拉与曼陀罗所考察的都是5—15世纪东南亚地区包括“柬埔寨、占婆、马来半岛诸小国、苏门答腊王国、爪哇王国、巴厘王国和缅甸和泰人的王国”^①在内的以神王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纷繁复杂,囊括了城市布局、国家权力运作、宗教仪式、大众信仰、经济模式和域内互动等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与权力密切相关,因此尼加拉与曼陀罗常被作为政治学术语来使用。总的来说,可以将古代东南亚的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

^① G.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3—4页。

第一,它不是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古代东南亚掌握实际权力的政治单元不一定是由单一民族/多民族构成的王国;王国内部的次中心具有自主权及其控制范围内的霸权,统治者也没有把国家当成团结其领域内各民族的重要工具。

第二,它也不是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主权国家由四个重要元素构成:常住人口、界定的领土、政府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①将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与之对照,会发现古代东南亚的国家不是主权国家:(1)人口的流动未被限制在固定边界内,人口常被视为战争中的战利品;(2)边界并未被明确界定;(3)国王对王国的控制力是松散和象征性的;(4)不存在当代国家间建立的制度性机制。这些都与现代主权国家有差异,实际上前殖民时期的非洲与中东亦是如此。^②

第三,它具有独特的本土文化,即国王、神灵、神话、仪式和神圣秩序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斯坦利·塔比阿(Stanley J. Tambiah)用星云政体(galactic polity)来形容实践这种文化的国家,认为它们是“以宇宙、地形和政治经济特征编制的一套传统东南亚王国”。^③沃尔特斯(O. W. Wolters)等学者将其定义为曼陀罗、^④“曼陀罗制与神性国王”、^⑤曼陀罗政体或王圈制。^⑥维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将其比喻为“太阳政体(solar polity)”,^⑦朱廷塔南德将这种政体其比喻为灯泡,意指这类政体中国王是融统治于宗教中的灯泡,神圣光亮逐步消退于黑暗之中。^⑧罗伯特·海因—盖尔(Robert Heine-Geldern)认为古代东南亚国家是由奉行神圣秩序(cosmo-magic principle)的城市(cosmic states)构成,首都不过是超自然秩序的一个微观宇宙和政治秩序的载体,它既是国家的核心,也代表了整个国家,^⑨格尔茨将这种国家称为尼加拉。^⑩艾丹·索思豪尔(Aidan Southall)用“分割的国家(segmentary

①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78.

② Aidan Southall, “The Segmentary State in Africa and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0, No.1, 1988, pp.52-82.

③ Stanley J. Tambiah, “The Galactic Polity: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Kingdoms in Southeast Asia,”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293, No.1, 1977, pp.69-97.

④ O.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1999.

⑤ 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263页。

⑥ 梁英明:《试论古代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89页。

⑦ Victor B.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3.

⑧ Sunait Chutintaranond, “Mandala, Segmentary State and Politics of Centralization in Medieval Ayudhya,” p.94; 项飏著,王迪译:《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分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⑨ Robert Heine-Geldern, “Conceptions of State and Kingship in Southeast Asi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2, No.1, 1942, pp.15-30.

⑩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Bali*, pp.4-5.

state)”来形容古代东南亚的王国,即宗教仪式领主圈和政治主权处于不一致的分割状态。前者柔性地广泛延伸到周边并改变,后者仅限于核心领域。^①

(二)曼陀罗:源自印度宗教的世界概念

1. 思想来源与概念

“曼陀(Manda)”意指核心,“罗(la)”意为圈,有圆满、本质和核心的含义。“曼陀罗”一词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中,指代赞歌、祭祀词与咒语的集录,该书由10本曼陀罗集录构成。^②曼陀罗图案最早出现在印度与中国西藏的佛教传统中,^③用来指代世俗之上的世界,核心代表须弥山,周围的同心圆代表环绕须弥山的七州与七海,也代表修行者的居所和坛城。有的曼陀罗图案几何结构之间互相复制与反射,比喻超越修行者身心所在物质世界的形而上空间、无尽的时间与生命。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起源于印度的宗教都共享这个概念。

在政治学术语中,曼陀罗被视为一种政治模式和政治理论,用来描述东南亚古代王国之间的权力分布如王国联盟、中心与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沃尔特斯是最早深入研究曼陀罗的学者之一,他定义的曼陀罗是以国王为中心扩散开来的一系列同心圆,掌握神权的统治者在同心圆的最中央,普通民众对王权的忠诚度、国王对地方的控制力以及文明程度都随着同心圆向外递减。^④曼陀罗的最大特点在于政体由其中心而非边界来界定。早在公元前就有学者使用曼陀罗这一概念讨论国家战略。古印度孔雀王朝政治家考底利耶(Kautilya)在其著作《政事论》中首次提到了拉贾曼陀罗(Rajamandala),意为以本国国王为中心、由其他王国构成的圈层,并以这样的圈层位置判断他国与本国的关系。简言之,两个邻国倾向于相互敌对,而对手的对手往往是盟友。^⑤

2. 构成与运作方式

一般来说,曼陀罗基于地缘位置分析相邻几个中心之间的经济、亲属关系/结盟以及宗教文化上的联系。在政治学范畴中,曼陀罗被定义为“一种在大致确定的地域内特殊与经常不稳定的政治状况。这一地域没有固定的边界,区域内更小的中心也往往负责辖区内的边防。曼陀罗可能会像六角手风琴那样扩大和缩小。每个曼陀罗都控制着多个附庸国的统治者,一旦时机成熟,其中一些将抛弃其封臣身份并试着逐步建

① Aidan Southall, “The Segmentary State in Africa and Asia,” p.52.

② 参见 Stephanie W. Jamison, *The Rigveda: The Earliest Religious Poetry of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③ 张红云:《东南亚神王文化研究》,第157页。

④ O.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1999.

⑤ Upinder Singh, *A History of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India: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12th Century*, Delhi: Pearson, 2009, p.349.

立自己的封臣网络”。^①也有学者将曼陀罗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如吕振纲不局限于相邻王国的地缘关系,将古代东南亚的大国视为一个曼陀罗,将圈层简化为以国王为中心构成的三个同心圆,分别是核心圈、控制圈与朝贡圈,通过圈层间的互动分析东南亚国际体系。^②这类尝试从曼陀罗构成的国际体系的新视角来解释东南亚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努力及其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仍存在四点有待商榷之处。

第一,受考底利耶的影响所建构的曼陀罗体系并没有跳出现实主义大国政治的逻辑,强调的是军事与经济力量占优势的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底利耶所在的孔雀王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其领土曾一度沿喜马拉雅山脉南下,几乎占领了整个印度半岛。^③以帝国为中心发展而来的理论不能适用于东南亚:一方面,东南亚历史上的帝国大多没有中国和印度那样辽阔的疆土;另一方面,考底利耶所阐述的对外政治是基于印度孔雀王朝中央化的管理方式,^④东南亚古代王国的统治方式则较为松散,其对外关系也与中央化的孔雀王朝不同。

第二,这类体系层面的研究仍处于现象描述的阶段,它们致力于将古代东南亚国家间互动所呈现出的圈层现象进行描述与归纳,但无法清晰与系统地回答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机制。曼陀罗的圈层结构实际上仍是一种等级制,不过是将等级这一概念替换为圈层。在现实的地理位置上,属国所在的位置相较中心并不一定能构成同心圆,就连曼陀罗的唐卡上也有围绕中心展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而不仅仅是圆圈(如图3)。那么用圈层划分与用其他几何图形划分有何本质差别?实际上,圈层是学者回顾东南亚历史对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后产生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圈层的划分有着不同见解,在古代东南亚并不一定存在被称为“曼陀罗圈”的地理空间,如在博物馆陈列的石器时代文物被命名为“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称呼它。尼加拉则可以从众多考古证据中得以证明,毕竟它本身就是东南亚实际存在的国家、城市、村镇及最基本的政治单元。

第三,不少曼陀罗体系在来源上强调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但在体系层面的分析中摒除这方面的内涵。这导致从曼陀罗体系的角度分析古代东南亚内部互动时,经常出现脱离历史现场、忽视重要分析线索的状况,虽然能够得出看似合理的结论,但无法在逻辑链条上顺利运作。如同不理解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古代中国与周边

① O.W. 沃尔特斯:《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区域内部关系中的历史范式》,载《南洋资料译丛》,2011年第1期,第52页。

② 吕振纲:《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28—38页。

③ Hermann Kulke and Dietmar Rothermund, *A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Routledge, 2004.

④ Roger Boesche, *The First Great Political Realist: Kautilya and His Arthashastr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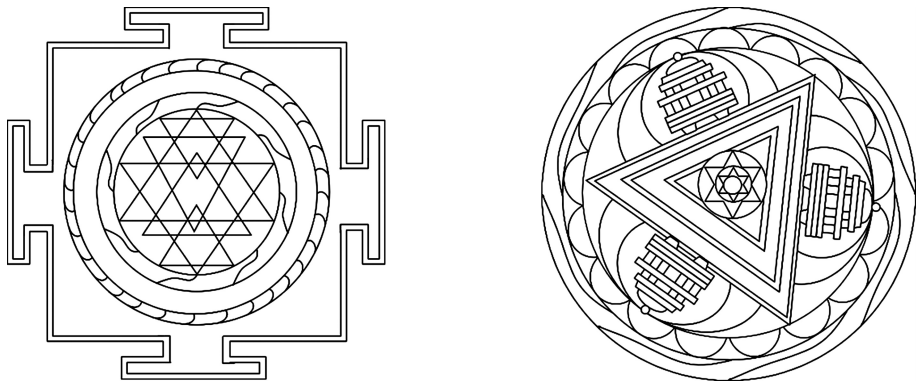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几何图形构成的曼陀罗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藏传佛教三角形曼陀罗唐卡绘制。

的互动将显得毫无条理一样。此外,曼陀罗体系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印度与东南亚的文化同根同源,为何不将南亚也纳入曼陀罗体系。

第四,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一样,曼陀罗体系将国家视为一个黑箱,国内情况是无法观察到的部分。实际上古代东南亚的情况并非如此,国内与国外并非泾渭分明。若不能理解国内的情况,也就无法理解体系层面的变化。

(三) 尼加拉与曼陀罗的对比

1. 思想源流

首先,从思想来源上看,曼陀罗是印度各类宗教共享的世界观,其图案展示的是世俗世界之上以须弥山为中心的神圣世界;尼加拉则是印度宗教文化与东南亚泛灵信仰混生后的本土文化。在印度教王权思想、种姓制度、宗教观念及本土的泛灵信仰的影响下,东南亚形成了有别于印度的神王思想,即把国王等同于神灵的崇拜文化。这是尼加拉的思想来源。

其次,从概念上看,曼陀罗意为围绕核心的同心圆,其图案指代神圣世界、修行者的居所以及至臻的修行境界的符号;尼加拉一般为政治权力的所在地,指代以神圣国王(首领)为中心的村、城市与王国。两者都与须弥山所在的世界相关,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形而上世界的映射。形而上世界、曼陀罗与尼加拉的关系好比原物、蓝图与仿造物。形而上世界与尼加拉的关系也可以比喻为印度教中的大世界(宇宙)和小世界(现实世界)的关系。作为社会科学术语,尼加拉用于描述传统东南亚社会以超凡人物为中心的权力秩序,侧重人类学;而曼陀罗用于描述传统的东南亚政治形态,如王国联邦或藩属国,侧重政治学。

再次,从构成来看,两者都有中心和边缘,构成基本一致。曼陀罗的中心一般为国

王,重视圈层的划分;尼加拉则是多中心,除了神圣权力代表的最高中心以外,在其之下仍分散着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中心,中心之下还有次中心,中心在各方面都超过次中心,尼加拉主要关注中心而非圈层。

最后,从运作方式上看,曼陀罗注重现实世界与形而上世界的一致,认为这样能够带来和平与幸福;^①尼加拉的运作则在于权力中心通过仪式与模仿获得神性以对抗神性的自然衰降。

表1 尼加拉与曼陀罗思想源流的对比

		尼加拉	曼陀罗
思想来源		主要受神王文化的影响	印度宗教的宇宙观,以须弥山为中心的 非世俗世界
概念	字面义及所指	字面义指村镇、城市与王国等单元,一般为政治权力的所在地;现实世界(小世界)	字面义为同心圆与核心;指代宇宙(大世界)、坛城、至臻的修行境界等
	社会科学术语	描述传统东南亚社会以超凡人物为中心的权力秩序(人类学)	传统的东南亚政治形态(政治学)
构成		中心	中心—边缘
运作方式		权力中心通过祭祀、模仿等方式获得神性以对抗神性的自然衰降	现实世界的布局要尽力与曼陀罗世界一致,否则将出现灾祸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 解释模型

在对古代东南亚的研究中,曼陀罗与尼加拉都被用于描述东南亚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P,即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社会生活都围绕着这些中心展开,特别是东南亚的权力与政治形态(political formation)与之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权力中心是被视为神灵的国王,在王国内部的政治实体中,权力的中心一般为被视为拥有神力的首领或祭司。其二,权力中心人物的居所被视为政治实体的权力中心。其三,政治实体权力的维持与加强主要依靠人们对权力中心人物的崇拜,因而在古代东南亚的政治权力中会强调个人关系。其四,权力中心所统治的领域由众多的其他支流政体组成,而中心不进行行政整合。^② 权力只是像热量一样从中心辐射出去。^③ 其五,权力中心

① Robert Heine-Geldern, "Conceptions of State and Kingship in Southeast Asia," p.15.

② Rosita Dellios, "Mandala: From Sacred Origins to Sovereign Affairs in Traditional Southeast Asia," p.1.

③ Justin Thomas McDaniel, "Ethnicity and the Galactic Polity: Ideas and Actualities in the History of Bangkok,"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49, No.1, 2018, p.130.

对其治下的统治十分松散,特别是对边界的控制力有限,对中心而言边界始终处于模糊、变动的状态,18世纪之前都是如此。下文将具体对比尼加拉与曼陀罗解释模型。

对古代东南亚存在的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现象 P 及其衍生的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P_{IR} 、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亚现象 $P_{C\&H}$ 的解释模型,本文将分为四类(如图4)。

(1)尼加拉模型 N1:使用文化路径(C)来解释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亚现象 $P_{C\&H}$;

(2)曼陀罗模型 M1:使用文化路径(C)来解释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亚现象 $P_{C\&H}$;

(3)曼陀罗模型 M2:没有使用文化路径(-C)来解释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P_{IR} ;

(4)尼加拉模型 N2:使用文化路径(C)来解释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P_{IR} 。

其中,尼加拉模型 N1 以格尔茨的模型为代表;曼陀罗模型 M1 以塔比阿、利伯曼、肯尼思·霍尔(Kenneth R. Hall)和沃尔特斯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为代表;曼陀罗模型 M2 以考底利耶和吕振纲等学者的模型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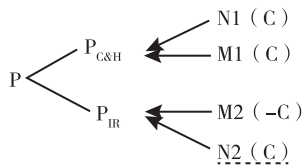


图4 体系层面尼加拉与曼陀罗的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P = 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现象; P_{IR} = 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P_{C\&H}$ = 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亚现象; C = 文化路径; $-C$ = 没有使用文化路径。

尼加拉模型 N1 侧重于对与历史和文化亚有关的现象 $P_{C\&H}$ 的解读,在对古代东南亚王国内部中心点的庇护关系、村落政治、水利与商业模式的考察后,通过文化路径(C)梳理了古代东南亚权力的本质,据此搭建了权力运作模型。曼陀罗模型 M1 与尼加拉模型 N1 十分相似,但未像尼加拉模型 N1 在微观上进行深入剖析,也未在体系层面进行系统性建构,而主要以大量的史料及事实描述理清了相关的文化运作机制,将其运用于宗教信仰、早期王国的社会运作和建筑布局等的分析上。曼陀罗模型 M2 侧重于对古代东南亚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P_{IR} 的分析,这类研究虽然使用了曼陀罗的中心—圈层结构,但在分析互动原因的时候却脱离了曼陀罗本身所蕴含

的宗教文化色彩,其驱动力是现实主义所看重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尼加拉模型 N2 主要通过文化路径(C)来分析古代东南亚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P_{IR} ,既有的模型中尚无此类。尼加拉模型 N1、曼陀罗模型 M1 和 M2 之间的具体差别见表 2。

表 2 尼加拉 N1、曼陀罗 M1 与曼陀罗 M2 三种解释模型之间的比较

	尼加拉模型 N1	曼陀罗模型 M1	曼陀罗模型 M2
产生背景	注重自然地理因素,认为权力是基于土地几何学而非按照等级化级序原则系统组织起来的 ^①	印度宗教中的世界概念	
		恢复正法、维持秩序的需求	现实战争的需求
考察重点	王国内部的权力运作,权力如何从国王所在的中心贯彻到乡村	使用曼陀罗概念对宗教、经济、政治及文化等社会方面进行描述与解释	考察各权力中心的关系
考察对象	以王国以下的基础政治单元为主,如勐和德萨		以王国为主
结构	中心—边缘(但尼加拉模型 N1 重视权力的意义结构,即从神圣王权的象征性政治表述重新阐释权力。不强调该结构)		
运作机制	地位衰降型社会通过对典范中心神话的追逐完成政治合法化过程	通过曼陀罗的结构及其宗教含义来解释东南亚社会,以两者间的对应描述与解释为主	现实主义,军事实力的大小影响了王国间的互动关系
模型系统程度	系统	不系统	系统
解释路径	文化		非文化
范围	地缘为主,考察某个权力中心及其邻居		地缘+体系,发源于地缘,逐渐被应用到体系互动分析中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 新的理论框架:古代东南亚的尼加拉体系

由于既有模型中尚无通过文化路径(C)来分析古代东南亚国关与对外关系亚现象 P_{IR} 的尼加拉模型 N2,这给予本文一定的探索空间。本部分将把尼加拉这一东南亚

① 克里福德·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第 24—26 页。

本土概念引入体系层面的分析,构建起尼加拉体系。如果承认体系是由单元及其互动规则所界定,那么单元层面的尼加拉与曼陀罗特征上的差异便决定了两者在体系层面的不同,即尼加拉体系完全是不同的新体系。

(一) 尼加拉体系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笔者从尼加拉这一概念中抽象出象征性权力与中心点两个新概念,分别将其作为分析尼加拉体系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即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导致了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该体系侧重中心点的分析而不考虑边缘及圈层的变化。因为中心点的地理位置几乎是不变的,而边界随着中心点在东南亚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是不确定的。从中心点的变化情况就能推测出边缘及圈层的变化。中心点与象征性权力在体系中的含义与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被视为因变量。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将中心点分为最高中心、中心和次中心。它们是与周边比较而言的相对概念,会因中心点地位的变动而变化,并由某个尼加拉单元专门指代。在东南亚体系的分析中,尼加拉被抽象为内部具有多中心的中心点,可以代表各类具有领导者的、大小不一的东南亚政治实体,而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具有领土、边界和固定人口的主权国家。例如,现代泰国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勐是由一名统治者(Jao)统治的有城墙的城市。^① 相较于周围的村庄,勐可以被视为一个中心。较弱的勐围绕着较强的勐通过统治者个人的关系形成一个更大的、松散的政治单元。^② 相对于较弱的勐,较强的勐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更高级的中心。

第二,尼加拉所蕴含的非物质性观念(包括神圣性、仪式性、声望和荣耀等内容)被抽象为象征性权力,作为自变量或解释变量。换言之,在体系层面的分析中,不同层次的中心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用于解释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用的象征性权力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概念同名异义。^③ 象征性权力被抽象出来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许多中心点对属地的统治是松散、有名无实与象征性的。统治者象征性地控制着土地、经济与治理的权力,去扮演权力而不是操作权力,并不是单纯依靠制度性力量或军事力量等“硬性”

^①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

^②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p.9.

^③ 布迪厄首次提出象征性权力的概念,他将象征性权力界定为通过对他人的约束确认个人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认为在决定权力等级制度如何在整个社会中定位和再现的过程中,文化角色比经济力量更占主导地位,因而揭示了权力支配者在社会中隐藏的压迫性权力。参见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Minuit, 1979.

技术来进行统治。^① 举例来说,若将13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满者伯夷帝国视为一个最高中心点,它没有直接控制其领域下的其他中心点而是象征性地拥有它们,最高中心点之下各中心点仍各自为王。与满者伯夷同一时期的最高中心点如吴哥(今柬埔寨一带)、占婆(今越南南部)、素可泰(今泰国)和兰纳(今泰国北部清迈一带)等也是象征性地控制其内部其他中心点。其二,中心点所追求的象征性权力是观念上的而非仅为物质上的,象征性权力大的中心会吸引其他中心并为它们所尊重。

由于单元的多中心及象征性权力的非强制性,当我们把尼加拉中心点作为国际体系的分析单元时,它必然是跨领土的。这也意味着它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同将国内因素作为干预变量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有类似之处。^② 泰国和缅甸在外交选择上之所以能做到相对独立而非听从大国的摆布,是因为它们的决策首先考虑本国政治,这也证明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密切联系。^③ 因此,笔者认为在东南亚尤其是在古代东南亚体系的研究中运用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二分法是错误的。

(二) 新的假定与尼加拉体系的机制

本文对尼加拉体系提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建立在五个假定之上:(1)该体系由不同层次的中心点构成;(2)东南亚的政治实体通过中心点而非现代国家的概念来界定;(3)中心点的地位会变,但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固定,中心点控制的边界则是流动和模糊的;(4)中心点以追求象征性权力为目标;(5)中心点的理性不是经济人理性,而是基于第四点追求象征性“理性”。

由于追求象征性权力而发生的战争与和平将导致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如图5)。中心点之间的战争有胜利、平手与战败三种结果,这将分别导致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上升、维持现状及下降。和平可以通过三种可观测到的方式实现:一是受贡或庇护他人,这能使受贡的中心点地位上升;二是中心点之间结盟,可使结盟的中心点各自维持现状;三是进贡或寻求庇护,进贡的中心点地位因而上升或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胜利、平手、战败、受贡和(或)庇护、结盟以及进贡和(或)寻求

^① 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上册),第330页;F.K.莱曼著,郭净译:《建寨始祖崇拜与东南亚北部及中国相邻地区各族的政治制度》,载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② Norrin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and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 Enze Han, “Under the Shadow of China-US Competition: Myanmar and Thailand’s Alignment Choic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Issue 1, 2018, pp.81-104.

庇护这六种方式不是孤立的，它们可以组合发生，如胜利伴随着受贡、战败伴随着进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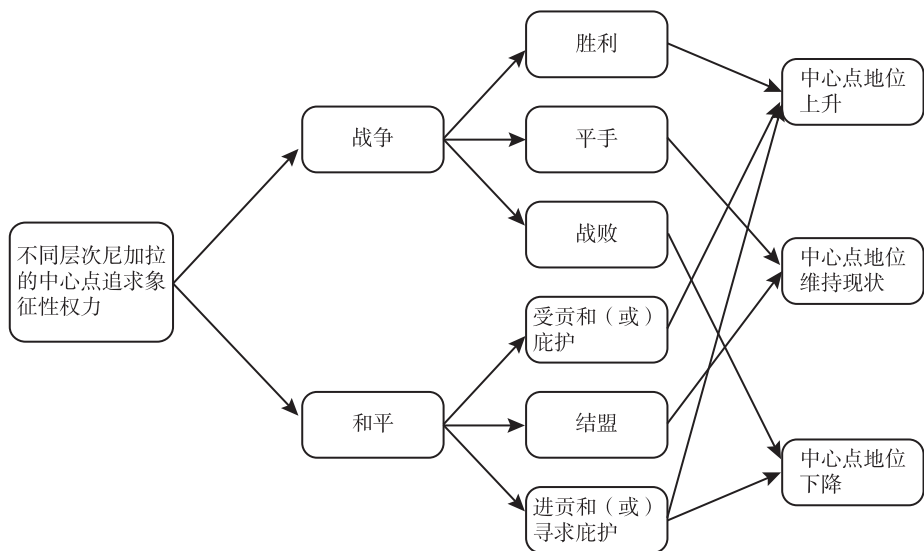


图5 尼加拉体系的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战争

古代东南亚中心点之间在象征性权力方面存在着竞争关系，因为谁在神性方面成为典范，谁就成为真实的存在。中心点都希望自己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最高中心，因此而产生的战争十分常见。战争的结果会导致中心点地位的变化：胜利使中心点地位上升，平手使中心点地位维持现状，战败则中心点地位下降。图6和图7将对此进行说明，它们主要展示了东南亚大陆地区中心点的变化，其中地形、中心点位置的确定依据的是帕特里克·卡尔·奥布莱恩(Patrick Karl O'Brien)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①和利伯曼的著作《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800—1830年)》。^② 中心点地位的变化主要依据利伯曼、戴维·钱德勒(David P. Chandler)、格兰特·埃文斯(Grant Evans)、乔恩·芬奎斯特(Jon Fernquest)以及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的相关著作。由于拥有象征性权力的人物一般为尼加拉的中心，那么国王所居住的城市首都便是帝国和

① Patrick Karl O'Brien, *Atlas of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Victor B.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2003.

王国的最高中心点,其他神王所居住的尼加拉则是最高中心点内的中心及次中心点。^①因此,图6和图7中最高中心点一般为帝国和重要王国的首都,中心点大多是普通王国的首都及重要城市,次中心点则为普通王国及重要城市内部的尼加拉单元。与传统边界分明的地图不同,图6和图7突出的是中心点地位的变化,并不强调边界及领地归属,图中虚线表示边界的模糊与领地处于松散管辖的状态。以下对古代泰国、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的历史分析将囊括三类中心点的地位变化。

1. 古代泰国与柬埔寨

9—15世纪,高棉帝国成为东南亚大陆上一个重要的中心点,它以吴哥城为最高中心,内部同时存在不同的中心及次中心。1177年,占婆国王攻破吴哥,将高棉帝国降为占婆的附庸,以吴哥城为中心的高棉帝国随之由最高中心点降为中心点。1203年吴哥王朝阁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征服了占婆,高棉帝国又从中心变回了最高中心(如图6左)。随着高棉帝国从鼎盛走向衰落,这个最高中心点内部的次中心逐步壮大为新的中心,如素可泰王国(今泰国中北部,1238—1438年)和阿瑜陀耶王国(今泰国南方,1350—1767年)。1238年素可泰王国从高棉帝国解放成为新的中心点,在其鼎盛时期,阿瑜陀耶王国也曾是其内部的中心点。随着国力日益强盛,阿瑜陀耶王国最终征服了素可泰王国,并将其变成了自身内部的中心点。这一时间段内,素可泰和阿瑜陀耶两个中心点地位反复变动,但仍都是高棉最高中心点内的两个中心(如图6右)。直到1431年阿瑜陀耶王国攻陷最高中心高棉帝国的首都并由此成为该地区的新的最高中心,情况才发生变化。高棉帝国从此消失,变为多个中心及次中心点。由此可见,尼加拉体系里中心的地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尼加拉单元的阿瑜陀耶王国内部不止一个最高中心,南部的洛韦是另一个最高中心(如图7左)。^②这也体现了尼加拉体系多中心的特征。

2. 古代缅甸

1297年蒲甘王朝覆灭以后,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缅甸地区出现众多王国,中心点处于不停变动中。其中出现过四个最高中心:阿瓦王国、勃固王国、掸族诸邦和谬乌王国,这四个最高中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中心(如图7左)。图中的东吁王朝

^① 在古代东南亚王国内部的中心/次中心,权力中心一般都是被视为拥有神力的人物,也属于神王。如越南古代嘉莱族中的首领水王、火王和风王,他们均为祭司或法师。参见 Oscar Salemink, "A View from the Mountains: A Critical History of Lowlander-Highlander Relations in Vietnam," in Thomas Sikov, et al., eds., *Upland Transformations: Opening Boundaries in Vietnam*, Singapore: NUS Press, 2011.

^② George Coedè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David 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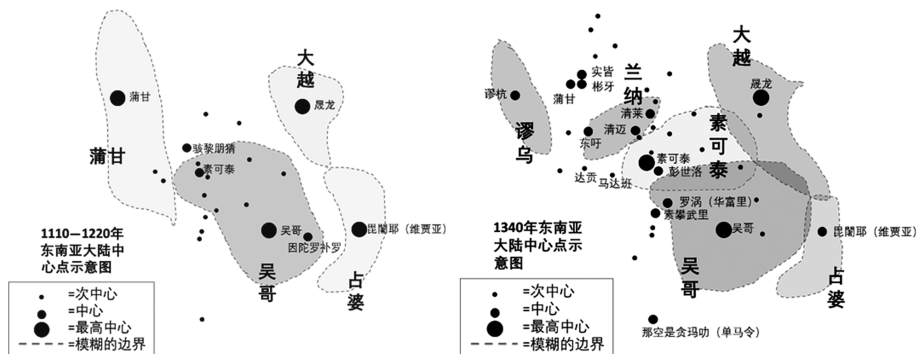


图 6 12 世纪初到 14 世纪中东南亚大陆中心点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左图绘图地理依据为 Victor B.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p.24; Patrick Karl O’Brien, *Atlas of World History*, p.64。右图绘图地理依据为 Victor B.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p.26。

注:左图中,在约 900—135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四个主要政体蒲甘、吴哥、大越和占婆统治着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占婆是其中最弱的政体。参见 Victor B.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p.23。右图中素可泰在此时已经衰落。

(1510—1752 年)曾是阿瓦王国的次中心,在阿瓦王国屡屡被掸族袭击后崛起。^① 它于 1547 年向阿瑜陀耶发起第一次进攻,开启了双方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争。在第一次进攻中,东吁并没有成功攻占阿瑜陀耶,所以两个中心的地位几乎未发生改变。当东吁王朝的莽应龙 (Bayinnaung) 国王要求阿瑜陀耶进贡一头白大象的要求被拒绝后,1563—1564 年,东吁王朝再次向阿瑜陀耶发起战争,即著名的“白象之战”。^② 阿瑜陀耶被东吁王朝打败后成为其内部的一个普通中心。1593 年,阿瑜陀耶首次进攻东吁王朝,开启了“七年之战”,最终阿瑜陀耶取得胜利并将兰纳变成其次中心。在这些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东吁王朝扩展为帝国,勃固成为代表它的最高中心点。^③ 随后几年,东吁帝国崩溃于 1622 年变回普通王国,阿瓦成为该地区的最高中心点。至 1740 年勃

① Jon Fernquest, “Min-Gyi-Nyo, the Shan Invasions of Ava (1524–27), and the Beginnings of Expansory Warfare in Toungoo Burma: 1486–1539,” *SOAS Bulletin of Burma Research*, Vol.3, No.2, 2005, pp.284–395.

② G. E. Harvey, *History of Burm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March 10, 1824: The Beginning of the English Conquest*,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25, pp.167–168.

③ 从 1555 年开始,东吁王朝开始了一系列战役,使大陆北部泰人建立的王国、暹罗和澜沧等都纳入其领地内,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帝国。这一时期中心点的地位变化未在图 7 中呈现。参见 Victor B.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pp.151–152。

固王国占领阿瓦,勃固替代阿瓦成为最高中心点,东吁王朝淡出了历史。18世纪中叶,贡榜王朝(1752—1885年)在缅甸内部崛起,成为缅甸最后一个王朝。它在1765—1767年再次进攻阿瑜陀耶并最终消灭了这个王国。这在泰国历史中被称为第二次阿瑜陀耶陷落之战。此外,该王朝内部的最高中心点也经历了持续变动。例如,其最高中心点在1765—1783年及1823—1837年为阿瓦、1783—1823年及1837—1857年为阿玛拉普拉、1857—1885年为曼德勒(如图7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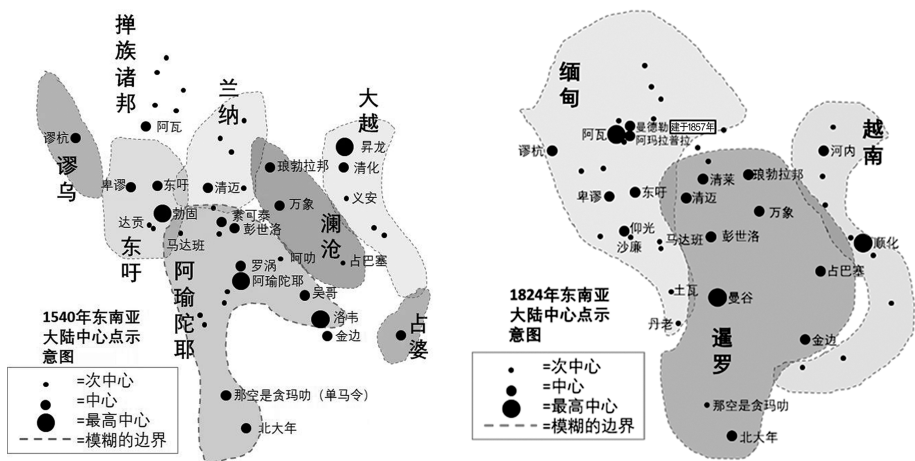


图7 16世纪中到19世纪初东南亚大陆中心点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左图地理依据为 Victor B.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p.29;右图地理依据为 Victor B.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p.32; Patrick Karl O'Brien, *Atlas of World History*, p.196。

3. 古代老挝

澜沧王国(1353—1707年)在成立以前是该地区普通的勐。随着琅勃拉邦与周边的战争胜出,其地位上升成为一个新的中心。1546年为对抗阿瑜陀耶,兰纳与澜沧王国结盟,成为澜沧王国中的次中心点(如图7左)。^①但由于澜沧王国内部争斗,1551年兰纳与澜沧王国分离,随后成为勃固王朝(Pegu)的次中心点。^②在这短暂的结盟和分离过程中,两个中心点之间的地位维持现状。此后历经漫长的大小征战,澜沧王国地位下降。至18世纪初,由于内部原因,澜沧王国分解为琅勃拉邦、万象和占巴塞三

① Stuart-Fox Martin, *The Lao Kingdom of Lan Xang: Rise and Decline*, Banglamung: White Lotus Press, 1998.

② Grant Evans,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p.18.

个中心点(如图7右)。^①

古代东南亚的战争与西方的流血战争不一样,“大批的人死于饥荒、疾病和战争带来的破坏,但死在战场上的却寥寥无几”。^②这是因为战争的重要目标在于人口的争夺和象征性权力的积累,而非杀戮与抢夺财物。^③古代东南亚中心点间的战争时常通过盛大的仪式比拼来战胜对手,“全部都是虚张声势,很少有真刀真枪的交火”。^④据记载,暹罗人、缅甸人和老挝人在打仗时习惯于朝天开枪,这也是数量较少的欧洲人与当时更加强大的东南亚军队交手获胜的原因。^⑤与边界之争引起的战争相比,人类学者及历史学者很早就明确指出不同中心点之间的争端几乎与边界无关,而是因为双方的地位、礼节的细节以及谁具有参加王国仪式的权利等问题而导致的。这关乎象征性权力的积累,它并不能通过土地的扩张获得。因为在尼加拉国王们看来,“我们打仗可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不是为了这些了不起的山丘”。^⑥

(四) 和平

中心点为追求象征性权力也会选择和平。有三种方式可以实现和平:受贡和(或)庇护、结盟以及进贡和(或)寻求庇护。这三种方式将分别导致受贡中心点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结盟的中心点各自保持现状以及进贡的中心点地位上升或下降。

1. 受贡和(或)庇护会使中心点地位上升

中心点受贡、提供庇护会使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第一,提供庇护意味着中心点处于高位,地位高的中心点会庇护地位低的中心点。暹罗和越南都庇护柬埔寨,两者分别把自己比喻成柬埔寨的“父亲”和“母亲”,柬埔寨则像淘气的孩子那样在父母之间摇摆。^⑦当柬埔寨遇到王位继承问题时,会分别找两方帮忙。^⑧这同样适用于中心点内部的次中心上,以巴厘基本政治单元达迪亚(Dadia)为例,它们具有共同的祖先,地位高的达迪亚会庇护地位低的达迪亚。第二,受贡能使中心点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以曼谷王朝为例,马来半岛一些中心点如吉打、登嘉楼和吉兰丹,暹罗南部北大

① Stuart-Fox Martin, *The Lao Kingdom of Lan Xang: Rise and Decline*, 1998.

② 安东尼·瑞德著,吴小安、孙来臣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 第一卷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8页。

③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Bali*, p.24.

④ John Anderson, *Mission to the East Coast of Sumatra*,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1971, p.275.

⑤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3-124.

⑥ 克里福德·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第27页。

⑦ 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7, p.138.

⑧ 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p.140.

年马来部分的中心点如农吉、惹拉和兰加(Rangae)等都曾向曼谷进贡金银花(bungamas)。^①不同种类的贡品能展示出中心点在体系中的地位,对于受贡者来说,具有象征意义的金银花是其他中心点对自身最高中心地位的认可。

2. 结盟使中心点维持现状

结盟的双方可以维持各自在体系中的地位。结盟可以通过婚姻或亲属纽带来达成,此时两者关系是对等的。例如,阿瑜陀耶为最高中心时,素可泰家族与素攀武里(Suphanburi)家族几代之间均保持对等的婚姻结盟。素可泰的王后中有一些就来自素攀武里家族,王后将贵族、僧侣、工匠和家臣带进素可泰,素可泰也为素攀武里提供兵力。同样的联盟也发生在阿瑜陀耶家族与素可泰家族之间,阿瑜陀耶家族帮助他们素可泰家族的亲戚统治素可泰。^②不过,靠亲属和婚姻纽带来维持长期关系效果不彰。^③除姻亲纽带外,还存在面对共同敌人时的结盟。例如,1546—1551年,古代缅甸的兰纳王国与澜沧王国结盟以对抗阿瑜陀耶。结盟与姻亲关系一样不持久,澜沧国内不同中心围绕即位问题发生冲突而失去了兰纳。

3. 进贡和(或)寻求庇护能使中心点上升或下降

对进贡和(或)寻求庇护的中心点来说,这样做可以使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或下降。第一,有的中心点通过进贡和(或)寻求庇护使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10—11世纪,室利佛逝通过向宋朝进贡提升了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④同样,15世纪初,阿瑜陀耶对马来半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于马六甲获得了明朝的支持不断发展壮大,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上升,成为阿瑜陀耶的劲敌。第二,有的中心点在进贡和(或)寻求庇护后在体系中的地位下降。16世纪中叶的马达班是勃固象征性控制下的次中心。当东吁王朝控制了勃固王国内的另两个次中心伊洛瓦底三角洲和勃固后,马达班仍独立于东吁王朝。虽然马达班许诺每年向东吁王朝进贡以求独立,但仍变成了东吁王朝内的次中心,^⑤在体系中的地位下降。贡品同样重要,对于进贡者来说,进贡森林产品的中心点被认为地位不如进贡金银花的中心点,如给曼谷王朝进贡蜂蜡和小

① Cyril Skinner, "A Malay Mission to Bangkok; During the Reign of Rama II,"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56, No.2, 1983, pp.135-140.

② 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Ayutthaya; Siam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61-63.

③ Sunait Chutintaranond, "'Mandala', 'Segmentary State' and Politics of Centralization in Medieval Ayudhya," pp.89-100.

④ 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 Macmillan, 1982.

⑤ Victor B.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p.242.

豆蔻的柬埔寨。^①

(五) 追求象征性权力导致的不稳定体系

总体而言,尼加拉体系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这是由中心点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导致的,使得体系内中心点地位变化、中心点控制范围伸缩及中心点权力更迭十分频繁。这与体系单元的特征、互动规则及古代东南亚本土的社会文化观念均相关。

第一,从尼加拉体系的单元特征来看,由于东南亚大大小小的中心对其领域的控制是非强制和松散的,体系内的中心点均可以同时向多个高等级的中心点效忠以及在名义上归属它们,如老挝同时向两个领主进贡(song fai fa)或向三个领主进贡(sam fai fa)、^②吉打等诸马来王国同时向阿瑜陀耶和马来半岛的苏丹国进贡、马来群岛的淡马锡(今新加坡)同时向当时爪哇的满者伯夷和泰国南部的阿瑜陀耶进贡。^③这种跨集团式的效忠网络、松散的跨地域(非相邻)结盟、庇护、进贡与受贡现象在古代东南亚相当常见,中心之间也不会因此发生争执。例如,暹罗和越南一直维持着非正式关系,一直没有为争夺霸权或完全控制柬埔寨发生冲突,直至1820年左右。这种效忠、归属关系不是社会契约,可随时改变,如阿瑜陀耶王朝亡于缅甸东吁王朝的进攻,其周边的次中心也转而向东吁进贡。第二,从尼加拉体系的互动规则来看,由于中心点总是想模仿更高等级中心点从而升级,这意味着高等级中心点的象征性权力越大,其他中心点通过模仿它所获得的象征性权力也越大,因而尼加拉体系注定是趋向分权化而非集权化的。第三,从古代东南亚本土的社会文化观念来看,受佛教生住灭坏思想的影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最强盛王国的寿命也是有限的,^④这也预示了该体系的不稳定。

(六) 尼加拉体系 N2 与曼陀罗体系 M2 的区别

本文所搭建的尼加拉体系 N2 与曼陀罗体系 M2 总体上是对同一社会现象——古代东南亚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现象 P 所衍生的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P_{IR}——的不同解释。从体系层面看,两者在分析单元、体系结构、体系机制以及体系假定四个方面都有所差异(见表3)。

^① David P. Chandler, "Cambodia's Relations with Siam in the Early Bangkok Period: The Politics of a Tributary Stat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60, No.1, 1972, pp.153-169.

^② Grant Evans,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p.40.

^③ John N. Miksic, "The Archaeology of Singapore," in Junko Habu, Peter V. Lape and John W. Olsen, eds., *Handbook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New York: Springer, 2017, pp.119-123.

^④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1, From Early Times to c.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23.

第一,从分析单元上看,尼加拉体系 N2 的分析单元是中心点,该中心点是一个内部结构松散的多中心单元,不涉及圈层的分析;曼陀罗体系 M2 则关注圈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变化。第二,从体系结构上看,尼加拉体系 N2 是由内部结构松散的单元构成,在体系分析的过程中被抽象为中心点;曼陀罗体系 M2 则以大国为中心的属国圈层构成。第三,从体系假定上看,尼加拉体系 N2 的假定为体系内的中心点以追求象征性权力为目标;曼陀罗体系 M2 中的大国则以追求物质层面的权力为目标。第四,从体系机制上看,尼加拉体系 N2 中的战争与和平是由各中心点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引发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导致,而曼陀罗体系 M2 的体系变化是由现实主义导致的圈层变动。

表 3 尼加拉体系 N2 与曼陀罗体系 M2 的对比

	尼加拉体系 N2	曼陀罗体系 M2
分析单元	中心点,即一个松散的多中心单元	以大国为中心的圈层
体系结构	由众多松散的多中心单元构成	由中心和圈层构成的大国构成
体系假定	追求象征性权力	追求物质层面的权力
体系机制	对象征性权力的追求引发中心点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	现实主义的逻辑导致的圈层变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尼加拉体系 N2=使用文化路径(C)来解释由古代东南亚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现象 P 所衍生的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 P_{in} ;曼陀罗体系 M2=没有使用文化路径(-C)来解释 P_{in} 。

五 结论

本文从东南亚本土视角和历史文化路径对古代东南亚的秩序进行了理论探索,并回答了引言中提出的问题:第一,关于东南亚有无本土的国际体系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前殖民时期的东南亚存在一个本土的尼加拉体系,它与东亚、西方或南亚的体系有所不同。该体系的特点为多中心、跨领土与不稳定。第二,尼加拉体系中最重要组成单元是尼加拉,即古代东南亚根据神圣观念布局的王国、城市、村镇以及基础的政治单元,尼加拉单元结构松散,其内部的中心可同时效忠单元内外不同的中心或改变与之的关系,因此尼加拉是一个松散的多中心单元。其内在机制为:单元内统治的合法性源于世俗世界之上的诸神世界,但神圣力量会在下一代及次中心上自然衰落,各个中心均需通过对神圣

世界的模仿及仪式授权两种方式在世俗世界表现得更接近诸神世界,以此增加自身的合法性。第三,为了对前殖民时期东南亚的国际体系进行解释,本文从尼加拉这一概念中提炼出象征性权力与中心点分别作为体系层面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在尼加拉体系内,不同的中心点为追求象征性权力去选择战争或和平,这导致中心在体系中地位的变化。第四,尼加拉体系与既有的曼陀罗体系都是对古代东南亚以神圣人物为中心的信仰与崇拜现象所衍生的与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有关的亚现象所进行的现象归纳与阐释。但两者在分析单元、体系结构、体系假设和体系机制上均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本文尝试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框架,直接从东南亚本土概念进行研究,重新理解东南亚的国际秩序。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本文从文化路径出发尝试建构一个新的本土理论框架,融合了国际关系学、历史学、人类学及考古学等学科的文献。较以往的制衡/追随、对冲和全方位网络的概念,尼加拉体系提供了理解东南亚国际体系的新的理论视角。这将有助于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建构丰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样性。

尼加拉体系绝非博物馆里陈列的老古董,已有学者将尼加拉运用到当代东南亚模范城市(exemplary city)^①的研究中,如马来西亚乔治市^②和菲律宾宿雾市。^③此外,当今东南亚各国内部依旧存在多中心,因此该体系也可用于对缅甸的族群问题和印尼的地方政治等国内问题的分析。同时,该体系对当代东南亚国家与东南亚域外国家关系的研究也有一定启发。

(截稿:2020年10月 责任编辑:郭 泉)

① Abidin Kusno, "Foreword: Exemplary Centre and Beyond,"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60, No.1, 2019, pp.3-6.

② Anja K. Franck, "The 'Street Politics' of Migrant Il/legality: Navigating Malaysia's Urban Borderscape,"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60, No.1, 2019, pp.14-23.

③ Jordana Ramalho, "Worlding Aspirations and Resilient Futures: Framings of Risk and Contemporary City-Making in Metro Cebu, the Philippines,"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60, No.1, 2019, pp.24-36.